

陈铭道 著

西方民族音乐学 十讲

历史、文献与写作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陈铭道 著

西方民族音乐学 十讲

历史、文献与写作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 / 陈铭道著。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8

ISBN 978-7-80751-599-9

I. ①西… II. ①陈… III. ①民族音乐学—西方国家
—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8265 号

书名：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历史、文献与写作

著者：陈铭道

出 品 人：费维耀

责 任 编辑：朱凌云

封 面 设计：陆震伟

印 务 总 监：李霄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www.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论坛：BBS.smph.cn

上海音乐出版社电子信箱：editor_book@smph.cn

印 刷：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8 印 张：16 $\frac{2}{3}$ 图、文：300 面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IS BN 978-7-80751-599-9/J·547

定 价：48.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21)64315066 印装质量热线：(021)64310542

反盗版热线：(021)64734302 (021)64375066—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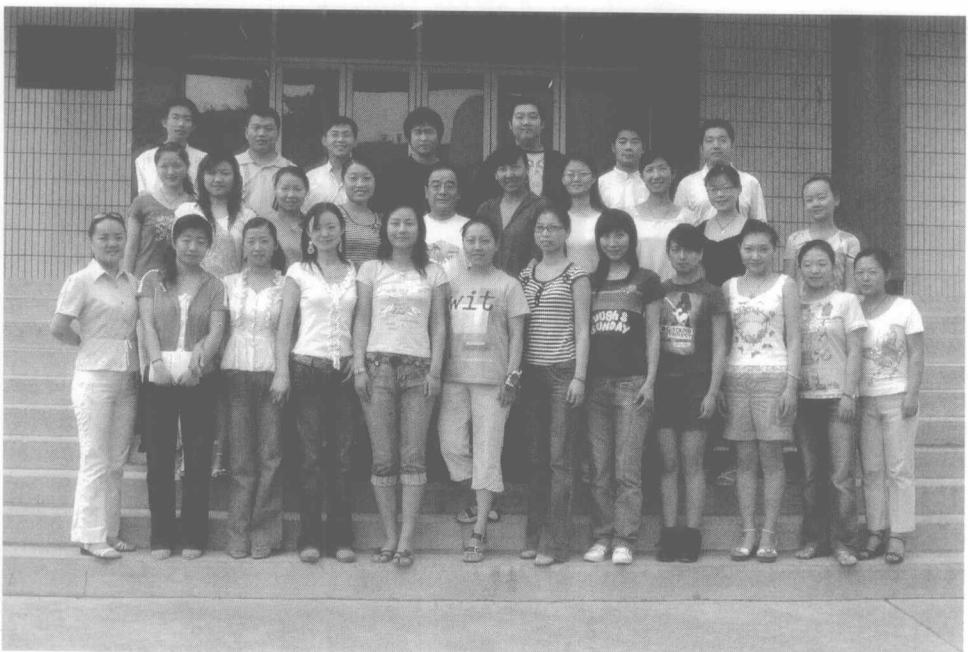
从根本上讲，民族音乐学家是平等主义者。他们变得隶属于自己所研究的文化并由此而认同自己；对自己认为是种族或民族遗产的文化，他们有着特殊的爱和义务。

他们被迫采取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以反对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支持少数族群，而且也许更典型的是支持音乐激进主义，坚持必须保护、保存、传授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公平对待各民族音乐家们并尊敬他们。

——[美]布鲁诺·讷托,2005



作者与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部分教师



作者与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05、2006 级研究生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

本书不讨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而是介绍它的本源——西方民族音乐学。

2006年3月1日，新疆师范大学正式邀请我到该校作特聘教授。

九个月后，即2006年12月15日，中国音乐学院党委批准我到新疆支教。

2007年2月25日，我与内子到达乌鲁木齐。此后五个月，我在新疆师大工作，每周三次课：给本科生上亚洲音乐；给研究生讲民族音乐学英语经典文献；每周为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做一个民族音乐学讲座。

在新疆师大工作的五个月期间，该校领导、教师和同学对我十分关怀、照顾，我很感动，一心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予以回报——这就是你手里的这本书。

本书根据当时的十六个讲座整理而成。

既是讲座，那就不能太枯燥，把听讲的人讲得逃之夭夭；

既是讲座，就得找冷僻处下刀，讲一些人家多半不讲的东西；

既是讲座，就不能撒大网，面面俱到，凉水泡茶，炊沙作饭；

既是讲座，虽说提纲挈领，但仍得言之有据，知识点不能有错；

既是讲座，亦当务求明白畅达，力避深奥枯涩；

但是，

既是讲座，则难免挂一漏万，疏密不当；

既是讲座，说话难免表现个性，忽略科学性；

既是讲座，难免言辞张致，唐突高明；
各各不当，请大师、方家、高手略且耽待；
不过，
纵然是讲座，那也得像模像样，别让您笑话；
作者以最诚恳的态度希望读者宽容本书的文风，这里先给你唱个肥喏。
.....

总之，本书是讲座，是把西方的民族音乐学拿来说事，也就是民族音乐学那些事而已，之所以敢献芹曝者，是想给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些上课和课后的参考资料。课堂讲讲，不至于使人昏昏；课后读读，也不至于使人恹恹。

但是，正因为是每周都要讲点事，醒木一拍，就得开讲，说时迟、那时快，口无遮拦就冒了出来。不当之处，尚乞读者诸君无吝赐教；也正因为本书是讲座，当然有语言上的毛病，如错讹、炼字、语态……，不妥处，多矣。而最大的问题是写作时间紧促，文字东西，时间一紧促就后患无穷。这里预谢拾爱之人替我解蔽。是矣，订伪规过，非为訾毁，实乃嘉惠，即此殷谢。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翻译成中文的只是绝少部分。有识之士呼吁要多读原文，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一定要扩大阅读量。于是，本书有引必注，但不人云亦云地使用二手文献，凡有引述，多为原著，因此有大量的英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些资料没有中文，只好请同学们啃英文。中、英文参考书目则列在书末。

这样做有两个用意：一是言之不诬；二是锻炼后生们的英语实际使用能力。民族音乐学本来就是西方的，至今话语权还在西人手中；如果英语不灵光，终难涉足学科主流——想来近年到国外参加国际会议的同仁有此痛心疾首之感。

不过，笔者能力有限，附的译文仅供参考，若有舛误，请以读者自己的理解为准。译事难，书中的参考译文，多半要不得，但一句之失，亦不妨它句之得，即使一无是处，也请念及笔者的一瓣心香，多包涵些则个？

本书实际上是可以据之授课的教材，之所以不称教程、教科书，实在是想避开

教材那种规整的写作风格。鄙人生性豁达怡情,受不得没滋没味的事,于是做讲座。到这般年纪,耳顺了,只恁地说。

正是: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此外,似可再谈谈本书的使用问题。

本讲座可授课一个学期。每周两小时。如果要用本书给学生们上课,比较好的办法,是前九讲,每讲两周,用4课时;第十讲,请学生自己阅读;另外也可以合并一些内容,根据进度自做调整并适当组织一些课堂讨论,比如,比较音乐学、研究模式、实地考查、民族志写作等等。这课最好是上成研讨课(seminar),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倾听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思考,锻炼他们习惯于在20分钟的时间内,各抒己见。

此书付梓,我要首先感谢妻子兰华,我身患脑血栓,抢救回来,留有后遗症,几年来,都是内子照料衣、食、起、居。结发四十年,濡沫朝夕,情莫大焉。感谢她对我多年的关怀,使我健康地活到现在。于是,本人大病后才有可能写出这第三本书。

本书从创意到完稿,得到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欢教授莫大支持和帮助,专此鸣谢。

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资料室,都提供了极大方便,让我自由使用图书资料,特此予以感谢。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从美国给我带回布鲁诺·讷托的《民族音乐学31个问题》,并联系安排我采访讷托,特此致谢。

承西北汉子杜亚雄先生厚爱,提供巨大帮助,谨此鸣谢。

《中国音乐》副主编赵志扬先生十分关心本书的写作,他于百忙之中通读全稿,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令我十分感激,在这里也只好秀才人情一句话——书此为谢。

本系同仁桑海波副教授整理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书目,就此诚致谢意。

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杨敏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一有资料需求,她马上就备好送来,顺此感谢。

博士研究生杨波、吴慧娟给本书的写作提供很多帮助;硕士研究生徐天祥悉心版凿,在此一并致谢。

陈铭道

2009年9月

北京 丝竹园 七六蜗居

人类心灵的童声合唱

——《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代序

王 康

世界的毁灭和万物的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人类并不因为科学史观的这一理性推导而放弃生命，放弃浩瀚环宇中这一最悲怆最壮丽的精神日出。

如果世界末日果真来临，在洪水、火山、地震、海啸恣意肆虐之后，在太阳率领众星突然逼近或陡然远逝、天地霎时炫目灼热或黯寂酷寒之际，那最后一名存活者，当他向这个曾经美丽如画的荒芜星球投去最后一瞥、跪下来为人类的大限和造物的无常祈祷时，法力无边的大自然也许会突然停止那毁灭性的工作——它真的忍心毁灭这穿越千秋万载、按照它的旨意和尺寸建立起来的艺术共和国吗？它真的敢于无情地熄灭这薪传于它、比它更灿烂辉煌的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吗？

上帝也无权违约。人类诞生于世，并不仅仅为了受难和死亡。尽管人类罪孽深重，但他们从未完全背逆与上帝之间那份庄严的约定，用源诞于宇宙深处、流布万方、使生命之花绽开芬芳的创造精神来赞颂并照亮万物，来点燃最寂寞最孤苦的或遗世独立的高蹈之士、或断绝抚慰的弃婴心中那早已幽闭或从未敞开的世界。

人类的真正危险是悖逆自然。惟有艺术——我们与自然母亲万古不涸的脐带——能确保充溢大千世界的旋律、光彩、节奏、速率、天真、善意、美丽、爱恋、欢乐和神圣常在我们心中奔泻；惟有艺术，能使我们不致彻底堕落为物类，能使我们无论如何不离弃人之为人的本源；惟有艺术，能鼓舞我们在洞悉人世的苦难和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坚持讴歌人类生命的绚烂和精神的永恒；惟有艺术，我们才有望乘上

拯救之舟，纵览沧桑流程的惊涛骇浪，驶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次开端的伟大彼岸。

将一本记录着亚、非、拉广袤地区非西方民族的音乐编撰为学术著作的文字称为“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反映了编者对西方艺术精神的偏好。就严肃的学术眼光而言，这种偏好已不是西方艺术史家的主流（历史的悖论是，西方越是放弃其优越感和中心意识，如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甚至马克思，它就越拥有世界性的阐释权和貌似平等实则优劣分明、高下立判的话语空间）。

不管怎样，从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阿巴特·兰齐的《意大利绘画史》、雅各布·比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伊波利特·丹纳的《艺术哲学》、约瑟夫·斯齐古夫斯基的《东方还是罗马》到札洛蒙·赖纳赫的《阿波罗艺术史》、贡布里奇的《艺术的故事》、艾黎·福尔的《世界艺术史》、热尔曼·巴赞的《艺术史》以及为数更多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史家，都早已超越西方的狭隘，而从席卷世界的诸种文明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艺术浪潮中去憬悟人类精神的统一性。

在此意义上，古往今来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艺术家早已实践和表现了“四海一家”的人类情怀，他们比其他发明创造者更深地诉求于人类灵魂和自然万物的无穷形式，他们是已知世界中最早致力于“全球化”的先驱，他们缔造了一个最庞大最古老的帝国，它几乎是唯一可以体现人类共同本质、增进人类彼此发现、彼此依恋、彼此激赏、彼此启示而消解人类猜疑、忌恨、仇杀和征服的原始本性的精神家园。

它的不朽原则是：和谐；它的世袭精神是：自由；它的不二法门是：创造；它的终极彼岸目标是：拯救；它的天然寇仇是：唯我独尊；它的万古合法性是：仁爱。在此意义上，艺术是一个人类自我认同、互相净化、不断超越、臻于不朽的伟大时空。

有些民族，天生不会计算日月星辰运行方程式，不擅思辨和推演；另一些民族，则世世代代恪守着各种禁忌，耽溺于把生命提炼成证明宇宙伟大定律的范本。然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没有一种伟大文明，它所哺育的艺术家，不同时是大千世界的伟大解读者，又是人类情感使徒般的忠诚门人。

高度入世、讲求效益、深谙实用之道的当代中国人正在物质和经济发展方面崭露头角，中国独特的形上哲学似乎在继续式微，西方宗教关怀的积极内蕴至今无法

在东方得到回应，而真正令人焦虑的是，体现生命本色、激情和过程的艺术创造力，使一个民族愉悦、惊讶、高贵、神圣的生命自身的艺术升华，让每一个人充量实现其个性、证明他本人就是宇宙间最大的不可或缺的奇迹之一而令他感动不已、幸福不已的艺术体验、冲动和创造，还没有成为我们民族愿意生死与之并重新焕发原创活力的内在母题。

1946年，德国历史主义首席发言人弗利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3—1954)在无边战争瓦砾和精神废墟中，以不胜黯淡而希望犹存的心境祈祷：年轻一代将在乡村、学校、教堂重新唤起曾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心中流淌过的光明、欢乐、感动和爱。德国人民将从古老而不朽的音乐中仰望永恒而神圣的天国，从而告别第三帝国的黑暗，重新上路。

200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回荡在勃兰登堡大门，德国在全人类的祝福下庆祝柏林墙坍塌20周年和自己的新生。冷战、北约、柏林空运、欧盟、经济发展都是德国再获统一、尊严、自由的因缘。但谁能忽视梅尼克的祝愿呢？纳粹曾经无耻地窃借了瓦格纳和尼采，而德国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博爱两大精神源泉最终唤醒了这个一再误入迷途的伟大民族，——最终是艺术拯救了德国和欧洲。

德国的命运是人类处境的缩影。只要天底下还有一位灵心善感的歌者、诗人和画家还在表达人性中的真、善、美、信仰、希望和爱，世界就不会陷入黑暗。即使浩劫降临，所有的苦难和罪孽还将在年轻一代艺术家心中升华和超度为生命的阳光。

俄国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下极为沉痛、绝望的文字后预言，美将拯救世界。20世纪的历史至少部分证实了这一预言。

对人类艺术活动的珍惜，促使我们转向细读这本书名谦虚的书《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

儒雅、博学的陈铭道教授，拥有一颗冲突、痛苦、伤感和寂寞的灵魂。他跻身其间的中国音乐学界，本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小王国，多年间似乎远离音乐这一激动和感化了无数男女的神圣使命，几乎成为解剖学或地质学的分支。

据我有限的见闻,铭道教授前两部音乐学专著,都献给了异常独特的对象:美洲黑人和犹太民族。他把自己的才华和情感献给这两个悲剧人群时,其实是在宣泄内心无处抒发的一切。苦难、深沉、隐忍、谦卑、敬畏、感恩、祈祷、希望……,诸如此类同样存在于这片土地却难于寻觅对应的意念、词汇和叙述方式。

黑人和犹太音乐,本是人类心灵最深邃最苍凉最圣洁的和声,某种意义上,它们蕴涵了从非洲到地中海到新大陆以及全世界被压迫被虐待被灭绝民族的命运及其呼号。铭道兄以一己心胸谛听了这一和声,以特殊的个人风格和罕见的才能献于我们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其存心之良苦,用意之高远,令我肃然起敬。

现在铭道兄又把眼光投放到整个人类。民族音乐,人类心灵的童声合唱,天地间最本色最质朴最动人的至情呼吸。无比古老又异常年轻的乐音,其中的咏叹、忆念、赞颂、梦幻……,如波如浪,如诗如咒,如露如电,凝结和闪烁着无数心灵的生命之光。铭道为我们展现的,岂止是“历史、文献与写作”,分明是这颗蔚蓝色星球不绝如缕的天籁之音,与山河、荒漠、冰川、森林一样沉默而循环往复的性灵之声。

铭道有幸,他在天山脚下与并不显赫的新疆师范大学的年轻学子们的告白对语中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讲座。在那神奇的欧亚走廊,作者摆脱了京都的浮华,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内心世界接近人类音乐一块僻静而美妙的角落。

爱迪生、埃利斯、斯当普夫、阿德勒、博厄斯、摩尔根、弗勒奇尔、弗尤克斯、邓斯莫尔、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齐尔德、夏普、毛德、洛马克斯、孔斯特、布莱金、赖斯、西格尔、恩克蒂亚、胡德、讷托这些绝大多数中国人全然陌生(爱迪生除外)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先驱,甚至一级杀人犯在押歌手“铅肚子”勒德贝克,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大名和影照,他们的激情和理论,连同他们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设备、工作现场和著述,会在阿尔泰一天山脚下,在远离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的世界最偏僻的一隅,用中文、英语,也许兴之所致,夹插两句成都土话和维吾尔语,被一次次解读、分析、演示、致敬。

特别让人称道的是,铭道兄又把他的中国古典造诣漂亮地挥洒一通,用唐诗宋

词元曲佳句作十次讲座标题,用“正是:……”来结篇传情。这是中国当代士子风格独具的创新。这些千古名句本来可歌可吟可唱可和,本是民族审美意念的典型范例,被神来般地用来意会一种与学术变幻暗合的心境。可以想象,陈教授以如斯中华古典词语阐述西洋民族音乐学史事时的风采和自得以及他的那份中国式的闲适和悠然。

不应忘掉,这本才华横溢、中西合璧、标新立异的专著,是作者中风后第二次英勇的出击。李斯特曾形容肖邦是一个“激情四射、流光溢彩的人”,每天早上他都像战士一样投入战场,狂热的想象、炽烈的思绪、无限的专注、悸动的疼痛和欣喜的亢奋,陷入恍惚忘我之境,以便……在其中找到某种可以称为痛苦的幸福。一切天才,都借助某种程度的伤残疾病,所有创新几乎都需以生理上的苦痛为代价而获得异禀。

铭道兄脑组织中化学物理结构的某种改变,也许神奇地增强了他对音乐命运的穿透力度。上帝公平仁慈,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也许,吹响自由长号也好,与上帝摔跤也好,坐在角落里沉思并在韵律中感念世界也好,铭道不小心闯入了创造性才具极致的队伍——起码在中国没有人能够这样写、敢于这样写,把学术熔裁揉捏为一种享受。

我斗胆预感,有一天,铭道兄回到自己所属的国度和民族,回到自己的时代和内心,将会碰撞出令我们和他自己都吃惊的雷电火花。也许,一切都在酝酿,一切都已签约在手,因为一切都出自痛苦和爱,而他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插队当农民的人,一切都经历了。

作为老同学老知交,我十分荣幸地以外行的自知之明,为这本高度专业又甚为亲切的著作,写下拉杂却充满敬意的感言。

2010年3月10日于重庆

目 录

前言 / 1

人类心灵的童声合唱

——《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代序 / 1

第一讲 征帆去棹斜阳里 / 1

——音乐学的拓荒者

导 读

农业革命使人类产生文明，不过，农业直到今天在本质上就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文明因而停滞。欧洲发生的科学革命却给人类带来不断稳步发展的可能性。科学率先给欧洲带来工业文明。科学是人类全体的。科学以客观研究的方法为基础，通过实验和观察发展起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系统。科学的伟大成就是把实际知识和潜在原因结合起来。

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由于科学无处不在的胜利，科学以及与它有关的技术，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科学对人类的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艺术方面，亚洲、非洲、美洲与欧洲一样，有着杰出的贡献。一些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开始把科学原则和具体的方法应用到非欧洲的艺术上来，开始探究它的奥妙。

音乐学应运而生，并被欧洲知识谱系接纳。

第二讲 心随流水到天涯 / 23

——伟大的先驱

导 读

民族音乐学不是书斋里的文献性学问，它的每一步前进都跟具体的田野工作分

不开。而在民族音乐学问世以前,受过人类学训练或对人类学有兴趣的男男女女做了开拓性的田野工作。正是在世界各地的田野采风给民族音乐学带来生机并推动它成长。

一百年前以及更早,我们的前人奔走在世界上最偏僻的地区,孜孜不倦地用当时认为最科学的手段记录人类的音乐。今天来看,他们方法陈旧,理论残缺,议论肤浅,不过,我们不应该用当代学理来苛求他们,而是心怀敬意地看待他们的工作,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代的民族音乐学。他们是默默无闻的伟大人物,他们把自己生命献给了保存异族的音乐。

在资本疯狂扩张的时代,这很了不起。坚持实地考察的实验方法,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体力和智力的严峻考验。

第三讲 念去去烟波万里 / 47

——比较音乐学

导 读

20世纪初,几个犹太人聚到柏林大学,自费研究世界的音乐。他们把来自世界各地录音蜡筒上的音乐记成五线谱,然后根据欧洲的音乐理论讨论这些音乐的结构元素。在他们的研究中,欧洲音乐理论被看作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有特权的、有普适性的音乐知识仓库,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价值和情感的音乐符号体系。他们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果。

到了1930年代,纳粹德国排犹、屠犹,这些研究世界音乐的犹太学者逃出德国,把学术理论和实践方法传播开来。

第四讲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 70

——民歌复活与民粹

导 读

收集、记录自己时代的民间歌曲,似乎是成熟文明的应有之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把自己时代的文化活动档案化,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自我认知水平。认知,是人类给世界赋予意义的知识和这些知识的获取、学习、组织、储存和恢复的方式。认知活动使人类的生活有意义,并让它具有某种秩序。

第五讲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 99

——诞生与定义

导 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巨大的后果,文化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形式,人

类社会开始全球化的过程。随着这个变化，音乐研究从比较向描述转化。荷兰学者贾阿普·孔斯特创造性地用前缀“民族”替换形容词“比较的”，使一个学科产生了革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广泛而不得要领的学科定义之战。

第六讲 拼却此生，把葫芦依样画 / 117

——研究模式

导 读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20世纪中叶，这场革命从人最基本的权力开始，它主张人类的社会活动必须以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出发点。这种思想迅速扩散到民族音乐学。

欧洲文化至上的观念在逐渐过时，传统的音乐学必须容纳更大的历史和人类观念。于是，全球范围的“当地的”(local)音乐，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目标。

在这种形势下，显然得有一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写作范式，它既不同于古老的历史音乐学，也不同于比较音乐学；它必须跟上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而且既提供了对人类音乐的新的理解，又保持前辈学者观念中对他者(others)的兴趣、同情心和人道关怀。

第七讲 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 143

——实地调查

导 读

列维-斯特劳斯说：音乐使人直面于只能是影子的潜在客体。有人根据这一说法编了一本书——《田野中的影子》，专门讨论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

第八讲 似花还似非花 / 162

——音乐民族志

导 读

1915年，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安德岛来了一位白人，他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共住了两年。此后他回到伦敦，在自己当过学生的大学任教。

在特罗布里安德岛岛上的经历，给他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根据岛上的生活，他写出七部著作。他创造出一种写作的规范，这种方法虽曾遭到质疑，却仍然沿用至今。这个人叫马林诺夫斯基；这种方法叫实验民族志。

第九讲 一时多少豪杰 / 185

——学科人物

导 读

仰望星空，我们必然会先看到一些比较亮的星星。这些亮星让星海群星璀璨。同样，纵览民族音乐学整个学科，我们也发现一些突出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和著述让学海浮光耀金，气象万千。